

失了影子的人

法國嘉米頊著

魯彥譯

上海大光書局行印

失了影子的人

法國嘉末瑣著

魯 彥 譯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

過了幸福的，但在我是很苦的海航，我們最後進了港了。船一靠岸，我就背上我的小小的行李，擠出蜂擁的人羣，走進第一家掛着牌子的便宜的客棧。我要一間房子；茶房瞅了我一眼，便帶我到一間頂屋裏。我叫他給我一點新鮮的水，又叫他仔細告訴我安摩約翰先生的住所。

“北門前，右首第一個別墅；紅白大理石新造的大屋，有許多柱子。”

“好。”這時尚早。我立刻解開我的行李，取出我的新翻身的黑色禮服；整齊地穿上我的最好的衣服；把介紹信放入袋內，便立刻向那個可以幫我實現我的平凡的希望的人走去。

走完長的北門大街，過了城門，我就看見綠葉中閃閃發光的柱子。“這就是了，”我想。用手巾拂去了我腳上的灰塵，整了整領帶，我便小心地扯門鈴。門倏然開了。在前廊中經過一番詢問，看門的就代我去通報；於是我便有被喚入約翰先生和一部分人在散步的園中的榮幸了。我立刻因肥胖的洋洋自得的光輝，辨出了約翰先生。他接待我很好——正如富人接待窮鬼一般；他甚至還向我轉過身來，雖然並沒有從其餘的同伴那裏轉過來。他從我的手中取去了我獻呈着的信。“噢，噢，我兄弟來的。我許久沒有聽見他的消息了。他康健嗎？那邊，”他不待我的回答，繼續對他的同伴們說，同時用信指着一個山崗“那邊，我將新造一幢屋子。”他一面拆着信，一面仍毫不間斷地談着富的問題。

“最低數目，連一百萬也沒有的人，”他說，“便是——請原諒我的話——可憐的人！”

“啊，多麼對呀！”我非常感動地叫着說。

這顯然中了他的意；他朝我笑了一笑，說：“住在這裏罷，年青的朋友；我將來也許可以告訴你關於這事的意見呢。”他抽出信，隨後便放入袋裏，又轉向他的同伴。他用臂挽上一個年青的太太，別的先生挽上別的美人，一切都舒齊，大家就向那徑滿開着玫瑰花的山崗上走去。

我手牽地跟在他們的後面，不擾煩什麼人，爲誰也沒有注意着我。這一行人很快樂，他們戲曬着，玩笑着，有時莊重地談着輕薄的東西，有時輕薄地談着莊重的事情，最快活的尤其是關於不在那裏的朋友和他們的事情。我太生疏了，想懂得這中間的種種，太困難太費思索了，想去猜度這些謎語。

我們到了玫瑰花壇旁邊。美麗的法尼，好像光的女王，固執地要親自摘一根玫瑰花枝。她刺傷了

手，像從深紅的玫瑰花裏出來的那種紫汁在她嬌嫩的手上流着。這使大家忙亂起來，尋找着橡皮膏。跟在旁邊，我還不曾注意到的一個沉默，消瘦，細長，上年紀的人立刻伸手到他灰色的舊綢衣貼身袋內，拿出一隻小匣，開開了，恭敬地行着禮，把這所需要的東西呈獻給那位太太。她接着，不注意給物的人，也不道謝。傷處包上後，大家又繼續往那山崗上走去。在山崗的背後，可以享受廣大的風景，橫過公園的綠的迷宮直至無邊的大洋。

風景的確廣大而且美麗。在黑的海和藍的天連接處這時正現着一個光點，“望遠鏡！”約翰叫着說，當應聲而來的僕人們纔動步之前，那個灰色的人已經彎着身，伸手到他衣袋內，拿出一隻美麗的陀倫達望遠鏡，呈給約翰先生了。約翰先生拿到眼前，便通知同伴們說，那是昨日出口的船，因逆風阻留在港裏。望遠鏡從這個人的手裏轉到那個人的手裏，不再回到原主的手裏。我親自驚異地看着這個人，不曉得這個大的器具怎樣能從狹小的袋

中出來；但這好像並不敲動別人的心，他們不注意這個灰色的人和不注意我自己一樣。

清心的食品獻出來了，各地稀有的菓子，盛在最貴重的盤碟裏。約翰先生露着溫和的情誼請大家吃。這時他第二次對我說了：“你吃；這種東西你在海上是沒有吃的。”我彎下身去，但他沒有看見，他已去和別個講話了。

要不是怕地上潮溼，大家都已坐在山坡的草地上，對着面前的風景。“那便等於在天國了，”其中一個人說，“若是我們有土耳其地氈鋪在這裏。”這希望幾乎還沒有說完，那個穿灰色衣服的人已經伸手在袋內，現着恭敬的，甚至謙卑的容貌，用力從袋內扯出一塊華麗的，織金的土耳其地氈，僕人們接着，彷彿是應該這樣的，把牠鋪開在所希望的地。上。一行人沒有說別的話，便坐倒在地氈上面。我又興奮地觀望那個人，他的衣袋，和約有二十步長十步寬的地氈；我拭一拭我的眼睛，不曉得怎樣想纔是；尤其是，沒有一個人覺得這一點奇怪。

我很想人家告訴我，詢問人家，他是誰；但我不曉得應該問誰。因為我怕服侍人的先生們幾乎比怕被人服侍的先生們還厲害。最後我鼓勇地走近一個年青的人，他在我覺得似乎比別的人不重要些，他常常獨自的站着。我低聲的請求他，叫他告訴我，那個穿灰色衣服的慇懃的人是誰。

“那個，像從縫衣機裏逃出來的斷線般的人嗎？”

“是的，獨自站着的那個。”

“我不認得那個人，”他回答說，於是，像想避免和我長談似的，他轉過身去，和別人談別的不相干的事了。

現在，日光開始漸漸強烈了，這使太太們不安。美麗的法尼傲然走近那個灰色的人，據我所知道，還沒有誰和他講過話的那個人，發出隨意的詢問說：“也許他沒有帶天幕嗎？”他深深地行了一個禮代替回答，彷彿不該得這樣的榮幸似的；一面他已伸手到袋裏，我看見，扯出來篷布，柱子，繩索，

鐵器，一句話，凡附屬於最華麗的天幕的東西都有了。年青的先生們都幫着撐搭，於是天幕就遮住了整個的地氈——沒有一個人覺得這有一點奇怪。

我早已感覺到驚懼，甚至一種恐怖了；但再想像我的靈魂一下罷，當接着說出別的希望時，我看見他又從袋裏扯出來三匹坐馬；是的，三匹美麗的，大的黑馬，有鞍有轡！——想想罷，上帝！又是三匹備鞍的馬從這個袋裏出來呢，從這個已經出來了紙匣，望遠鏡，二十步長十步寬的刺繡的地氈，同樣大的天幕和一切附屬物柱子，鐵器等的袋裏！——倘若我不告訴你說，這是我親眼看見的，你一定會不相信。

那個人無論怎樣的受麻煩，怎樣的現着謙卑的態度，別人無論怎樣的不注意他，但我的眼睛總是不能離開這個蒼白的容貌；這使我這樣的恐怖，我不能再久忍了。

我決定偷偷的離開這一行人，我在那裏的地位不重要，我覺得逃開是很容易的。我要回到城裏

去 明天早晨我再試驗，看在約翰先生這裏得到什麼，要是勇氣，再問他這個奇怪的灰色的人。——啊，我只要能夠逃脫！

我的確已幸福的偷偷地走過了玫瑰花壇，下了山崗，走到了空曠的草地上；這時我怕被人遇見自己不在路上，四面探望着。——我多麼害怕啊，忽然看見那個穿灰色衣服的人跟着走近我！他立刻對我摘下帽子，深深地行一個禮，像這樣的禮，還不會有人對我行過。無疑，他想對我說話了；如果我不願失禮，我就不能避免他。我也摘下了帽子，彎下身去回了一個禮，光着頭站在陽光底下，彷彿被釘釘住了一般。我心中充滿了恐懼，凝視着他，好像一看見蛇，便嚇得僵硬的鳥兒。他自己似乎很難爲情；他沒有抬起眼光來；他三番四次的彎下身去，走近我，低聲而顫動的，近於乞丐的聲調，對我說：

“請這位先生恕我唐突，我和他這樣不相識，竟敢走近他？我對他有所請求。請惠允——”

‘啊，上帝！’我嚇得叫着說，‘我有什麼可以做呀，爲這個人，那個——’我們倆都難爲情了，我好像覺得臉紅了。

過了一會沉默，他又說了：‘在剛纔短促的時期中，我有親近你的幸福，先生，我好幾回——請允許我告訴你——真的能夠帶着說不出的驚羨觀看你那在陽光下美麗的，美麗的影子；而你好像含着一種高貴的輕蔑，自己毫不注意的把至美的影子丟倒在你的腳旁，離開了你，請恕我提議，這真是太大膽了：你或者不會不喜歡，把你的影子讓給我罷？’

他沉默了。我覺得我的頭裏彷彿有磨坊裏的輪子在轉動着。對於這個買我影子的奇怪的提議怎麼想呢？他明明是發了瘋了，我想。於是我變了聲調，較諸和於他的謙卑的聲調，這樣回答他說：

‘哈，哈！好朋友，難道你有了自己的影子還不夠嗎？這真是非常奇特的交易了。’

他立刻又說道：‘我的袋裏有着各種各樣的東

西，這些東西或許在先生不是完全無價值的；換這個無價的影子，我相信出最高的代價還太少了。”

這使我又被寒戰所襲擊，當他提起這個袋的時候；我不懂得我為什麼竟會叫他‘好朋友，’我又說了，而且想竭力用無窮的和氣去糾正。

“但是，先生，請原恕你的卑微的僕人。我當然不曾正確地瞭解你的話；我的影子到底怎樣能——”

他截斷我的話說：“我只請求閣下允許我拿起你的貴影，讓我放入袋裏，至於我怎樣做，那是我的事情。此外，要證明我對於先生的感謝，我可以讓你選擇我袋內放着的所有寶物：開門的仙草根，取寶的蔓陀羅華草，產子錢，劫錢的銀圓，羅倫陀扈從的聚餐桌布，廉價的縫人的妖怪，但這種種當然不能中你的意——最好是福爾士那妥的隱身帽，和他的一樣的，新補好的錢袋！”

“福爾士那妥的錢袋！”我叫着說，截斷了他的話。無論我的恐懼怎樣的大，他已用這一句話捉住

了我的心靈，我的頭昏暈起來，我的眼前彷彿閃爍着許多重量的銀幣。

“請閣下惠視，檢查這隻錢袋。”他把手伸入袋裏，捏着兩根結實的皮帶，扯出一隻不大的，西班牙皮堅製的袋，交給我。我伸入手去，拿出來十個金錢，又是十個，又是十個，又是十個。我迅速地伸手給他，說：“好！就是這樣，爲了這錢袋，你拿去我的影子罷！”

他同意的握了一握我的手，接着就跪倒在我的面前，我看見他可驚的敏捷，輕柔地把我的影子從頭至腳扯開了草地，取起來，捲着，摺疊着，最後放進了袋裏。他站起來，又朝我行了一個禮，隨後就向玫瑰叢中退去了。我好像聽見他在那裏低聲地暗笑。我緊緊捏着袋帶；在我周圍的地上，陽光清晰地照着；我心中還沒有清楚的知覺。

二

最後我回復了知覺，急忙離開那個不再希望回去的地方。我先在我幾隻衣袋內裝滿了金子，隨後把袋帶套在我的頸上，把錢袋藏在懷裏。沒有被什麼人看見，我走出了花園，到了大路上，直向城裏走去。當我正被思想佔據着，走近城門的時候，我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叫着說：

“年青的先生！喂！年青的先生！聽我說！”

我回頭去看，是一個老婦人在我後面叫：

“先生，你小心，你失掉你的影子了！”

“謝謝你，媽媽！”我丟給她一個金鎊，報答她善意的勸告，便往樹下走去。

不久到了城門旁，我又必須聽見看門人的話，說：“先生，你在那裏丟了你的影子呀？”立刻幾個女人又叫着說：“耶穌！馬麗亞！那個可憐的人沒有影子了！”這開始使我討厭，我便很小心的避去在陽光下走路。但這個不能到處如此；例如在那條我必須首先跨過的寬街上，我便遇着了不幸，恰恰在這個時候，孩子們從學校裏出來了。一個該咀咒的駝背的頑童，我現在還看見他，立刻就知道了我沒有影子。他立刻大聲的叫着，向所有城下博學的頑童們告發，於是他們就開始指摘，丟泥土到我身上來。『正人君子是都有帶着自己的影子在陽光下走路的習慣的！』他們叫着說；想解脫這困難，我慷慨地向他們中間丟着金錢，跳進了善心人預備給我的馬車。

當我發見我獨自坐在轉動的車中的時候，我

立刻號啕大哭了，預感明明已在我的心中起來：在地上，金錢雖然比功績和道德貴，但影子的價值比金錢還高；而現在，我已把影子換了金錢，把我最高貴重的東西犧牲給我的良心了；我將，我該在地上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呢？

我又非常的心慌意亂起來，當車子停在我先前所住的客棧門前的時候。我怕那唯一的印象，再走到那個不幸的頂屋裏去。我叫人把我簡單的行李取下來，憎恨的接着，丟了一些金錢，叫馬車夫拖我到一家最闊氣的旅館去。那屋子是朝北的，我不用再怕太陽了。我給了車夫金錢，租了幾間前房，立刻把我自己關在裏面。

你想，我現在怎麼樣呢？呵，我的親愛的嘉米瑣，這甚至在你面前說，也使我紅臉的。我從懷裏取出那個不吉的錢袋，一種狂暴彷彿爆燃的火煽在我心中騰集起來，我取出金子，取出金子，取出金子，又是金子，把牠丟在地板上，在牠上面行走，把牠敲撞着，丟擲着，用金子的光和聲音娛悅着我